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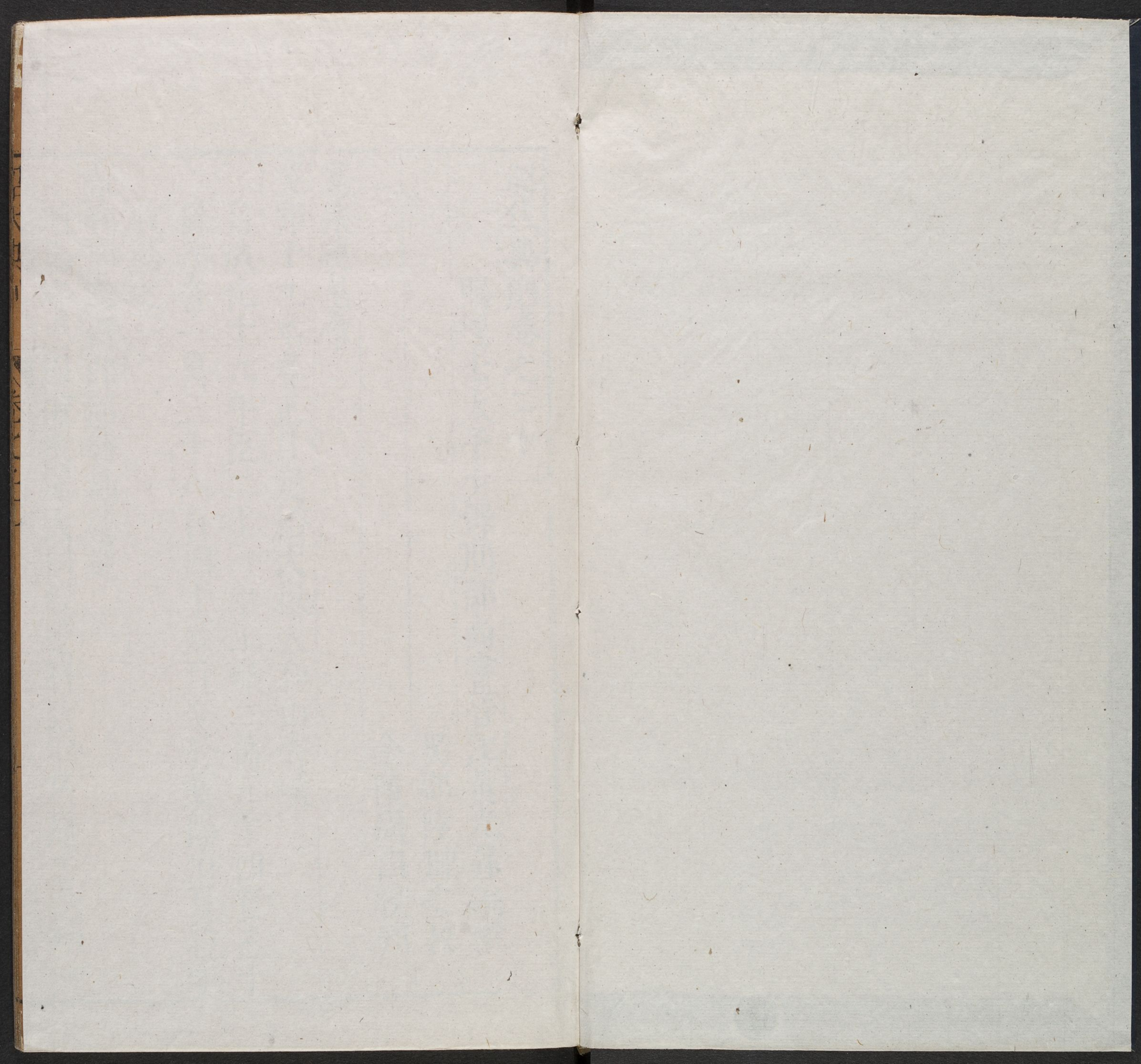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3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
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
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何

印竹其具 卷之二十一
喬新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卽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准鹽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餽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千萬。
與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

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榮贈都給事中。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

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咲曰。三

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叅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與詞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循其平輒

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叅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

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

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爲名夤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

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為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越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祭。上曰。

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彫傷國本。為害反大。而船內臣韋眷。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爲造辦之需。詔又疏其
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
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
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
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
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詔言。詔每事
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陸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上旨。廣東韶州府
巡檢劉璋。陸錦衣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陸鴻臚寺序班。着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陸
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
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
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
依例只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
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
爲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
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
奉。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或陞
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

止。但未有為。陛下言之者。是以。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聖旨。陛下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為。正路。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陛下儻以臣言為是。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資格。陛下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旨選用。其在京堂上。與在外方面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相應二員。請。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百戶鎮撫。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任職。羣情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為然。伏乞。聖恩。容送骸骨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述不答。○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槩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陸僧繼曉爲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虜驟入宣府。大同烽火至于圻內。○東垣王見湏有罪。賜勅切責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

至。上謂見滇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錄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

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罷傳奉官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觀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

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

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

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旣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孰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榨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馭。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榨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城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時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殊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陸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陸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余子俊疏築宣大邊牆。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陸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上疏曰。切照東南財賦國

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旣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俟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

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卽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

明代典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虧損實爲便益。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
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一
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
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
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韋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
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礙行山陝
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着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閣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

員有納米者廩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

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

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

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

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

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

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

納者寡焉能濟衆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

收合無請勅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

定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

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關領度牒。照缺選用。入監讀書。及爲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勅官。南直隸湖廣銀送陝西。浙江銀送山西。江西銀送河南。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鎮守等官。旣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勅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卽便加意調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去山陝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矣。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鏗鎮守太監蔡

新下詔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黻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

門外毀拆民居勅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是林俊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郡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旣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愆不加意勢至若此

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毋見於唐宋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而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

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爾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爾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之斷爲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

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間，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

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官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

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謫知州。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沒齒於太平之日。爲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

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恕當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爲其游說也。實爲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

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予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

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陛下。欲陛下納諫。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以知之。又造宮殿。爲梁爲柱。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年脩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尋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拽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爲難得。不

召代典則

知在京各廠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設幾座
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陛下仁如帝堯
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畋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
一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明主。大有
爲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爾。此臣之所
以日夜慄慄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聖慈。收雷電之
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
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
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
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
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
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
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
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曩罪
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
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
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
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等。疏濬運河。

太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為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謫官。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敖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判官。毓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儉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許之。詔命母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侍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輩與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瑩、田景暘、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上批荅曰：梁芳輩與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浙江道御史汪奎

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齎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鎮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迫。今奉明

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加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辨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彼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蓁莽。又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僱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鄱陽湖迤邐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盡。何以爲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急罷也。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爲晚。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實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

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欵凡。朝廷政事缺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聖

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

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

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旣發於歲暮。又形於

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

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

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褻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

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勝戰懼之至。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陞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上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駐湖。不許。以湖關漕渠也。○復命戶部尚書余

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

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

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為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珣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新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璟言。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

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叅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今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卽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

於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得安於位珣尤鄙萬爲人時時對客詈安負國無耻安聞積恨與劉吉構誣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令求退珣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珣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宮好珍奇營建中外有結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亂三人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誣然三人之中惟珣猶賢珣多談論不知者目爲狂躁耳。至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驚。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楊滁和四處馬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 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奏要在外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聖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并。而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

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去歲正月。皇上因天變。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真。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間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多笞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爲國者。日有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休。故啓宸衷而爲之。此臣民間之所以懽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伏望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聖旨禁約事。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勅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勅旨。內叅奏其奉。特旨批出。傳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舍生以取禍。但欲成皇上之美政。爲恃寵者弭後患耳。惟聖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疏上。宦戚閣部左道諸人皆

三十一

不悅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䟽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䟽入。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哀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文章。非無自也。

二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闕。真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翊善。翊與安竝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釁隙。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翊旣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譖旻於上。復暎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璩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為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璩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為民。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又

番人馬力麻留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韋眷利

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

泊六灣還國。狂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刺加市。後覘入貢

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吾只。蔡召公進諫。越裳獻

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

迺者珍禽奇卉。苟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

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

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

尅。即如後覘。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

域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

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捕逐番禺縣知縣高瑤

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眷未敢結問。眷積怨恚。每事裁抑。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建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保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胃臆穢。蠹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寔是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沚。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

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
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
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
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
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華去太子少
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
干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
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
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
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

李孜省之爲也

○以南京禮部

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

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

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

請以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上而許之旣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進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

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竝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三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陸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致之於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綺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夤緣典司鑾輿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內官熊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暮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為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噉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服無缺添註管事奏入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清為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轍藩臬比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閏囑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為援。直囑李孜省為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上杭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秋七月。進內閣萬安少師。○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已丑。上崩於乾清宮。○九月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勅。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陛賞之榮。名為祝聖。實為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皇上獨斷乾剛。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聖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陛賞。蠹耗錢糧。年久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不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蓋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以事 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為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已附。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為政。特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 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為 陛下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讒誣。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鈎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竑等

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素。每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爲下品。伏願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諛諧人臣。以武帝爲君。

力陳規論。宇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强支持。黽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主。懸鼓設木。自求詢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伏願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

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於一心不必搖於眾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咸寧

陞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彭韶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堊茂陵詔議升祔禮制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典禮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

為始祖文武為世室。蓋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禘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禘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禘祖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始。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赤上疏曰。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當定九廟祧還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慊，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禘祫。而太祖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禘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董荼、王晉

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祭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德祖擬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

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旣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也。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

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向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廟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向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耐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

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旣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旣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于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先是司禮監太監懷恩奉公守正。絀居鳳陽。至是召還。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竝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頊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萬安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盡力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爲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篋耻如此。

睿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首參贊機務。○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涼蘭鞏。○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